

When Marnie Was There
回忆中的玛妮



When Marnie Was There

回忆中的玛妮

[英] 琼·G. 罗宾逊 / 著

孙张静 李 玲 / 译 Lisk Feng / 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中的玛妮 / (英) 罗宾逊著; 孙张静, 李玲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52-1097-9

I. ①回… II. ①罗… ②孙… ③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26959号

When Marnie Was There

Copyright © Joan G Robinson 1967

Postscript © Deborah Sheppard 2002

Chinese languag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Cai Qin Ren Culture Diffusio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Jill Hughes Foreign Rights, Lincoln, UK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4-276号

书 名 回忆中的玛妮

著 者 [英] 琼·G. 罗宾逊

译 者 孙张静 李 玲

绘 者 Lisk Feng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传真) (0532) 68068026

总 策 划 上海采芹人文化

执行策划 苏立娜 王慧敏

特约编辑 苏立娜 陈 洁

责任编辑 孙 芳

内文制作 滕 乐

封面设计 采芹人设计工作室 褚 燕

<http://blog.sina.com.cn/cq-cs55>

照 排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8.75

字 数 175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1097-9

定 价 32.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儿童文学·畅销

目 录

Chapter 01	安娜 / 001
02	佩格一家 / 009
03	在码头上 / 016
04	老房子 / 023
05	随心所欲的安娜 / 029
06	呆板无趣的家伙 / 034
07	“肥猪” / 042
08	宾戈游戏之夜 / 049
09	女孩和小船 / 053
10	腌海蓬草 / 060
11	每次三个问题 / 066
12	佩格太太打碎了茶壶 / 075
13	流浪女 / 081
14	舞会之后 / 089
15	再来找我! / 095
16	蘑菇和秘密 / 102
17	世上最幸运的女孩 / 112
18	爱德华到来以后 / 121

19	风车 / 129
20	不再是朋友 / 137
21	窗户后面的玛妮 / 142
22	别墅的另一侧 / 146
23	追逐 / 153
24	被捉住了! / 160
25	林赛一家 / 167
26	西拉的秘密 / 172
27	西拉是如何发现秘密的 / 177
28	日记 / 183
29	关于船的讨论 / 194
30	普雷斯顿太太的来信 / 201
31	普雷斯顿太太受到邀请 / 206
32	坦白 / 212
33	佩内洛普·吉利小姐 / 220
34	吉利小姐讲故事 / 227
35	谁的错? / 234
36	故事的结尾 / 241
37	再见, 多余儿! / 246
	后记 / 250

普雷斯顿太太伸手理了理安娜的帽子，和平常一样，她脸上露出一副担忧的神情。

“你要乖乖的，”她嘱咐安娜，“好好玩，要开开心心地回来，让我们看看你晒成小麦色的皮肤哦。”她用一只手搂过安娜来吻别，想尽量让安娜感到温暖和安全，还有家人对她的依依不舍。

不过，安娜读出了普雷斯顿太太的想法，她并不喜欢对方刻意来安慰自己。这样一来，两人就有些尴尬，安娜也没法像别的孩子一样大大方方和她拥抱吻别了，虽然安娜知道普雷斯顿太太本来是想看到这样的场景的。如今，安娜只好全身僵硬地站在打开的车厢门边，拎着手提箱，面无表情，心里唯愿火车会准点发车。

普雷斯顿太太看了看安娜没有任何表情的脸庞——其实她私下认为这张脸就像木头人的脸——便叹了一口气，把注意力转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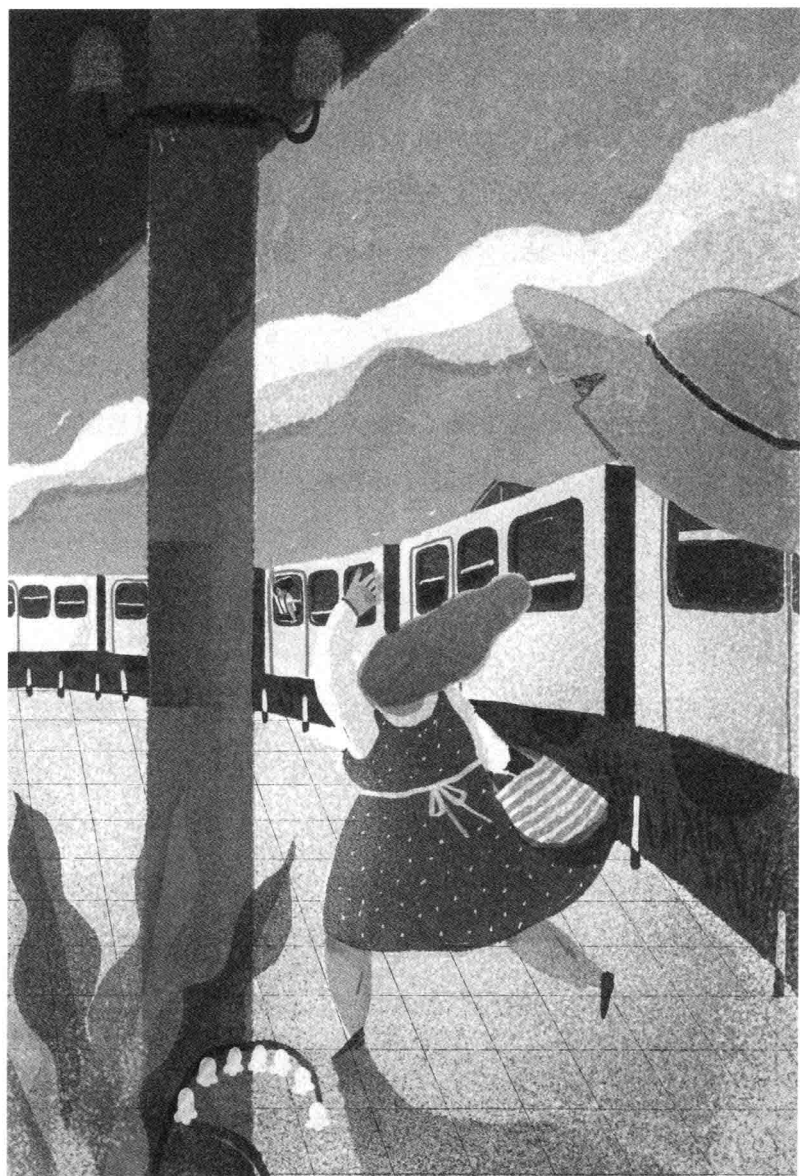
到了更实际的问题上。

“你的大箱子已经放到行李架上了，漫画书放在雨衣口袋里。”她在手提包里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些东西递给安娜，“拿着这些巧克力在路上吃，吃完了记得用纸巾擦擦嘴。”

火车拉响了一声汽笛，列车员开始关车厢门了。普雷斯顿太太轻轻推了推安娜，说：“快上车吧，亲爱的，车要开了。”安娜赶紧上车，嘴里嘟囔着：“别催我！”她上车后，站在车窗边朝站台上看去，脸上依然没有笑容。窗外传来普雷斯顿太太的声音：“替我向佩格太太和山姆问个好，告诉他们，只要我能抽出一天时间，很快就会去看你，就是说……”火车渐渐开动，普雷斯顿太太加快了语速：“你一到那儿就给我来信。记住，他们会在赫彻姆站接你，别忘了看看外面的站台，找找他们在什么地方。还有，别忘了在金斯林站转车，别弄错了。你箱子的内袋里有张贴了邮票的明信片，你在上面写‘安全到达’就行了。再见，好孩子，要乖乖的。”

说着，普雷斯顿太太便跟着火车跑起来，一下让人觉得她很可怜，像是在苦苦哀求安娜似的。安娜的心瞬间融化了，她从车窗探出头去大喊：“再见，婶婶，谢谢您的巧克力，再见了！”

听到安娜居然开口叫自己“婶婶”，真是出人意料，普雷斯顿太太脸上的担忧变成了微笑。火车加快了速度，拐过一个弯，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



车厢里的安娜坐了下来，她没有东张西望，而是掰下四小块巧克力，把剩下的巧克力连同纸巾一起放进了口袋，然后便翻开了漫画书。再过两小时，准确地说是两个多小时，就到金斯林车站了。要是运气好，她这面无表情的模样，是不会有人想来和她搭讪聊天的，这样的话，她就能安静地看看漫画书，或是盯着窗外发呆了。

这些日子，安娜一个人发呆的时间太多了。事实上，促使普雷斯顿太太送她到诺福克的佩格夫妇家小住的部分原因就是她太爱发呆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这些原因说不清道不明，旁人难以理解。比如说，安娜和别人不同，她在学校没有最要好的朋友，她也没有特意邀请过谁来家里喝茶，也不在乎没有人邀请她去喝茶。

普雷斯顿太太简直不相信安娜不在乎这些，所以总会感叹：“天哪，太不像话了！难道说他们都去了溜冰场却没叫上你？”（当然，主题还可以换成去电影院、动物园、远足或是寻宝之类的活动。）或者是：“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下次什么时候去，让他们知道你也想去呢？你就这样说：‘要是你们人不够，我去怎么样？我愿意参加。’如果你不表示感兴趣，没人会知道你也想去的。”

可是，安娜对这些不感兴趣，也不会感兴趣了。她心里清清楚楚——虽然她从未向普雷斯顿太太明说——参加聚会、交好朋

友，还有一起喝茶这样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他们都在同样的圈子里面——某种看不见的、有魔力的圈子里面，可惜，这些圈子里却没有安娜的位置，因此，这些事情就都与她无关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她也从未尝试过进入这些圈子，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安娜心里认为“从不尝试”是一个好熟悉的词语，因为在最近半年里，她一直听到别人说这个词。班主任戴维森小姐总是在学校里面说她：“安娜，你从不尝试。”这句话还被写入了她的期末评语。普雷斯顿太太在家里也总是这样说她。

“你又没什么问题，”普雷斯顿太太说，“我的意思是，你没有缺胳膊少腿的，你和别的孩子一样聪明，可‘从不尝试’这个习惯会害了你一辈子。”当旁人问起安娜今后要上哪所学校这种问题时，普雷斯顿太太便会说：“我真不知道，恐怕她是不会去尝试的，要弄清楚她以后想干什么太困难了。”

安娜本人也不在乎，至于其他事情，她更是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可是，旁人看上去却比她更担心。首先是普雷斯顿太太，其次便是戴维森小姐，还有布朗医生——他是来给安娜治哮喘的，安娜曾因为哮喘停学了将近两周。

“听说你为学校的事情感到烦恼。”布朗医生问安娜，他的眼神很友善。

“不是我烦恼，是她烦恼。”安娜咕嘟着。

“啊！”布朗医生在安娜床边踱着步，不时地拿起一个东西来仔细瞧瞧，然后又随手放下。

“你讨厌算术？”

“有时候。”

“啊！”布朗医生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瓷猪放回到壁炉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猪的黑眼睛，低声说，“我猜是你在烦心。”安娜没有说话。布朗医生转过头问她：“对吗？”“我以为您在和小猪说话呢。”安娜说。

布朗医生差点笑了，可安娜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布朗医生只好继续严肃地说：“我认为你有烦恼，我告诉你原因吧。我猜你感到烦恼是因为——”他停下来，又朝安娜走过来，“你叫她什么？”

“叫谁？”

“普雷斯顿太太，你是叫她婶婶吗？”

安娜点点头。

布朗医生继续说：“我猜你感到烦恼，也许是因为你婶婶在为这事烦恼，我说得对吗？”

“不对，我告诉您，我没烦恼。”

布朗医生停下脚步，若有所思地俯视着躺在床上哮喘的安娜，特别是她没有表情的脸，又看看手表，轻松地说：“很好，先这样吧，好吗？”说完，他就跑到楼下和普雷斯顿太太说话去

了。

那天以后，安娜的生活迅速发生了变化。首先，安娜不用上学了，尽管这个学期还有整整六周才结束。普雷斯顿太太陪她去逛街，给她买了短裤、网球鞋和一套厚运动衫。接着，普雷斯顿太太接到了老友苏珊·佩格的回信。佩格太太在信中说，安娜可以去她那儿，她和山姆很高兴安娜能来，虽然他们有点上了年纪，而且山姆的风湿病从去年冬天一直没好，可是，既然安娜是个安静的小东西，又不喜欢四处乱跑，他们希望她会过得开心。“也许你还记得，”佩格太太在信中写道，“我们这地儿平淡无奇、简简单单，不过，家里的床铺还是挺舒适的，自从有了电视之后，我们现如今再没别的需求了。”

“她说‘我们这地儿’是什么意思？”安娜问。

“意思是我们家，我们这里。他们就是这样称呼诺福克的。”

“哦。”

说完这话，安娜砰的一声关上门，噔噔噔地一路跑上楼去。这让普雷斯顿太太十分意外。

“我说了什么让她心烦的话吗？”普雷斯顿太太想着，把信放进了餐具柜的抽屉里，好等普雷斯顿先生回来看。普雷斯顿太太绝不会猜到安娜生气是因为佩格太太叫她“安静的小东西”，这让她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不想与人说话是一回事，可被人叫作“安静的小东西”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她跺着脚跑上

楼就是要证明她可不是什么“安静的小东西”。

此刻，安娜坐在火车上，一边假装看着漫画书（其实她早就看完了这本书），一边回忆着当时的一幕。她突然想到，车厢里会不会也有人把她看成“安静的小东西”？她紧紧地皱起眉头，第一次抬头环顾周围的乘客。有一个老人正在角落里熟睡，老人对面是一个女人，她在对着一面化妆镜细细地化妆呢。安娜出神地瞧了她一会儿，发现自己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便转而去看不对面的女乘客，她也在熟睡。

看来，她毫无表情的脸起作用了，没人注意到她。她觉得很宽慰，便扭头盯着窗外平缓而绵延不绝的沼泽地，一座座农舍孤零零地散落其间，还有一片片农田。她又发起呆来。

火车站站台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圆脸女人冲安娜挥舞着手里的购物袋。安娜想，她肯定就是佩格太太了，便朝她走去。

“你终于到了，我的小乖乖！太好了！瞧，公共汽车也来了。快，把箱子递给我，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停着一辆几乎坐满了人的单层公共汽车。佩格太太气喘吁吁地说：“那里还有个位子，你过去坐吧，小乖乖。我就坐在司机旁边好了。早安，比尔斯太太！早安，威尔斯太太！今儿天气不错。莎伦还乖吧？”

安娜朝那个空位挤过去，并暗自庆幸不用挨着莎伦坐。这个小姑娘莎伦顶多只有四岁，胖乎乎的脸颊是棕红色的，头发却是淡淡的金黄色。安娜从来都搞不懂该怎么和小小孩说话。

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的田野，一片片黄色、绿色和褐色的田野随着地势的高低而起伏。被犁过的田野仿佛一块块褐色的灯芯

绒，甘蓝地里则是一片碧蓝纯净的景象。汽车行驶在窄窄的乡间小路上，一片片红色罂粟透过矮矮的树篱闪现在安娜眼前。她又朝左边眺望，竟然看到了长长的海岸线。她激动得心跳加速，急忙环顾四周，想看看别人是不是也发现了大海，可惜却没人留意。乘客们都忙着聊天，他们大概已经对此熟视无睹了。安娜瞪大双眼，独自凝视着远处的大海，陷入了幻想之中。

汽车到了小欧弗顿，下了一个长长的陡坡，迎面而来的是一大片蓝天碧海，还有阳光下的海滨湿地。一个急转弯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

“道儿不远。”佩格太太和安娜拎着箱子下了车，汽车沿着海岸公路开走了。

“山姆一定正等着咱们呢。他一准儿听到了汽车声。”

“我们家附近经常有汽车经过。”安娜说。

“那一定吵死人了。”佩格太太说着，清了清喉咙。

“我倒没在意。”安娜回答。她想起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突然问道：“您刚才看到海了吗？”

佩格太太有些诧异：“我看到海？噢，我可从不去看海！自打做姑娘的时候起，我就不往海边去。”

“可是，我们在车上看见大海了呀。”

“哦，是这样啊！对，我猜你是看见那片海了。”

她们拐进一道小小的篱笆门，篱笆只有及膝的高度，小巧的

花园里种满了花草，引来了嗡嗡飞舞的蜂群。她们沿着不长的小路走到了敞开的屋门前。

“山姆，我们回来了，一根头发都没少！”佩格太太冲着黑暗处嚷道。安娜发现屋角的那片阴影是一把扶手椅，佩格先生就坐在椅子上。

“我们得先把东西归置归置。”佩格太太说着，便快步朝一个柜子似的东西走去。哦，那竟然是一个又陡又窄的螺旋楼梯。佩格太太爬上楼，推开一扇门，门上只有一个门闩，没有门把手。“你就睡这儿，虽然不宽敞，却是干干净净的，还有一张羽毛床垫呢，棒极了。小乖乖，你放好自个儿的东西就下来吧。我要去烧壶水了。”

安娜眼前是一个小房间，墙壁都刷成了白色，尖顶天花板离地面不远，墙上有一扇小窗，也离地面不远，安娜得弯下腰才能从窗户往外看。窗外是一个粉刷过的小院子，还有一个厕所，厕所墙上有一个长锡槽。院子外面就是田野了。

床的上方挂着一幅镶边的十字绣，上面用红色和蓝色的丝线绣着“但凡好事要坚守”几个字，字的下面绣着一只蓝色的锚。安娜怀疑地盯着画上的“好”字，这不是说她是个顽劣的孩子，事实上，老师给她的评语经常是“行为举止良好”，可是，她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个字离她好远，她的感觉并不好……

不过，这个房间挺好的，她小心翼翼地下了一个评语：朴实

又舒适。最妙的是，这里的味道和她刚才在楼下闻到的味道一样温暖甜蜜，是她过去熟悉的味道，和她现在那个家里的洗衣剂味道，还有学校里消毒水的味道全然不同。

安娜把雨衣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在屋子中央站了一会儿，屏住呼吸，静静聆听。她不想下楼，可是又找不到借口不下去。她默数了六下，轻咳一声，走下楼去。

“啊，你下来啦，我的小宝贝！”佩格先生抬头看到她，说，“哎呀，不对，你已经长大了！你要长成一个大大的小姑娘啦！我说得对吗，苏珊？”

安娜注视着佩格先生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他那双浅蓝色的小眼睛差点被浓密杂乱的眉毛遮住了。

“您好！”安娜伸出一只手，非常正式地问候佩格先生。

“你好，小宝贝，”佩格先生说着，握着她的手，随手轻轻拍了拍，问，“你养母还好吧？”

安娜不解地看着佩格太太。

“他在问你妈妈，小乖乖。”佩格太太赶紧解释，“山姆问你妈妈身体还好吧。”

“我妈妈死了，”安娜僵硬地说，“她很早之前就死了，我以为你们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小姑娘，我们都听说了，”佩格先生沉声说，“还有你外婆的事，太不幸了。”安娜的脸变得更僵硬了。“所